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 小船，小船

xiao chuan, xiao chuan

他们互相紧抱着，久久地坐在河岸上。轻风吹动河水，小船在他们面前轻轻摇荡着，像他们小时候睡过的摇篮。哦，小船，小船，你知道吗？再不用坐着你去上学了，再不用你往返辛苦，再不会有从你身上掉下来，掉进河水……再不会，不会了。

黄蓓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黄蓓佳

著

# 小船，小船

xiao chuan, xiao chu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船, 小船 / 黄蓓佳编.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 3  
ISBN 978-7-5346-3521-2

I . 小... II . 黄... III . ① 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 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496 号

书 名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小船, 小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高淳县开发区双高路 178 号 211300)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3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6 - 3521 - 2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 目 录

### 第一辑

小船,小船	001
当我还童年	012
小河流过门前	019
深山里的孩子们	030
五(1)班的“备忘录”	039
心声	048
雪·太阳·村庄	055
天边的桃林	066
在那绿色的山上	076
在你的身后	089
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	099
太阳挂在天上	107
芦花飘飞的时候	115

### 第二辑

我的青苹果时代	152
学做“工农兵”	156
生而有缘	160
生命激荡的印痕	164
家教	169
我的教师生涯	171
冬日记忆	174

也叫“朝花夕拾”	179
花开花落	193
梦中芦苇	196
走一步，说一声“再见”	201
樱花大道	207
窗口的风景	211
台湾茶	214
圣诞老人的礼物	218
两幅画	221
修莎理财	223
贴身小袄	226
只因为我是个母亲	231
永远的安徒生	235
直击心灵的一瞬	238
怀中的婴儿	241
远了，近了，又远了	244
浸润童心的乳液	
——评译林少儿文库	247
开拓者的传奇	
——《远离芝加哥的地方》序	250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253



## 第一辑

### 小船,小船

虽然明明知道,不会有人大摇着小船来接他上学了,芦芦还是大清早就拄了双拐,一步一步挪到河边。

他走到那块形状像个小山羊的石头边,吃力地坐下来,又把双拐从腋肢窝下移开,合到一块儿,轻轻搁在“山羊”的脖子上。过去,每天早上,他总是这样,高高兴兴地骑着“山羊”,等待从河边的芦苇丛里蹿出一只小船,把他摇到学校去,这只“山羊”,他骑过多少次啦,数也数不清了,“山羊”的背脊都磨得油光锃亮的了。“山羊”是石头的,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会说话,不会叫;芦芦呢,却是一岁两岁地大了,又高了,肚子里还灌下了一瓶一瓶的“墨水”——他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啦。

东边的天空火红火红的,青青的芦苇映着这片霞光,微微闪出一种紫色。叶片上有露水,水珠儿是红的,芦芦的头一动,红水珠儿就跟着闪出蓝的、橙的、黄的各种颜色的光芒,就像神话里的那种宝珠。不时地,有一只翠绿的小青蛙



“噗”的一声跳上芦苇，蹲在叶梗上，那水珠就纷纷地往下掉落，落在清碧碧的河水里。

芦芦坐在“山羊”背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这片芦苇。往常，只要太阳光一照到芦苇尖尖上，小船准会从里头钻出来，笔直地驶到他脚下，小船是放鸭用的，小得像个玩具，站在船上的刘老师，小小的个子，圆眼睛，小嘴巴，两根细辫子，也像个快快活活的小姑娘。刘老师会叫一声：“芦芦，上船吧。”然后，跨到岸上，让芦芦爬上她的背，小心地上了船，把芦芦安顿到最稳当的地方坐下，又返回去把他的双拐提过来，再接下去，刘老师就用一根竹篙把小船撑到小河深处。河水在身边哗哗地响，风把刘老师的衣服吹得像张开的帆。这时，芦芦总会从书包里掏出一根洗得雪白雪白的芦根，塞到刘老师手里。芦根又嫩又甜，刘老师最喜欢吃了。她总是咬一口，一面咝咝地吮着甜水，一面说：“比梨还好，好极了。谢谢你，芦芦。”有时候高兴，刘老师还会轻轻哼上一段越剧。她是城里插队来的知青，会唱一口很好听的越剧呢。

阳光抹上了芦苇尖尖，小船还没有出来。小船不会出来了，再也没有人摇着小船来接芦芦上学了。十天前，芦芦也是这样坐在“山羊”背上等呀等呀，一直等到日头挂到村口的大白果树梢上，也没有看见小船的影子，芦芦回家告诉妈妈，妈妈生怕刘老师病了，赶紧绕上几里路赶到学校去探望。可是，哪儿都没有刘老师。大家找到河边，河心里孤零零地荡着那只放鸭的小船。就这样，刘老师的尸体被人从河里捞出来了。芦芦听人说，刘老师准是不舒服，头一晕，掉进了水里。刘老师不会游泳，这是芦芦知道的。偏偏那天附近岸上没有人，她就这么沉下去了。芦芦趴在“山羊”身上嚎啕大哭，哭得村里老老少少都掉了泪。老人们说：“唉，天有不测风云啊。”妈妈



说：“怎么就偏偏淹死了她呢？把我替了她也好啊！”

芦芦从此沉默了。他变得爱发火，爱哭，有时他一个人跑到这里，一坐就是一天，谁也引不出他一句话，谁也不能把他拖回去。人们可怜他，体谅他的心情。唉，残废的孩子嘛，心灵本来就受着伤，脆弱得像玻璃棒，失去了比妈妈还亲的刘老师，他一时哪能受得了啊。

芦苇忽然动起来了，发出“簌簌”的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乱撞乱碰。

“小船！”芦芦在心里惊叫了一声，连忙把身子向前探过去。真的，真是那只小船，船头尖尖的，从芦苇丛里七扭八拐地冒了出来，一直停在芦芦脚下。

“哦，不是刘老师。刘老师不会来了。这辈子也看不见她了。”芦芦失望地扭过头去。

小船上跳下一个姑娘，脚步咚咚的，走到芦芦面前。

“哦，我猜你就是芦芦，是吧？”她的声音活泼泼的，又脆又亮。

芦芦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要划刘老师的小船？刘老师用过的东西，凭什么给你用？

“芦芦，我跟你说，我是新来的老师，也姓刘，叫刘小玲。”

芦芦忽然鼻子一酸，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也姓刘？为什么也要姓刘呢？不管怎么说，刘老师是死了，她不会再驮着芦芦上小船了。多好的刘老师啊！

“芦芦，你听我说，以后我天天来接你上学，知道吗？今天是星期日，不算，从明天起。可不许迟到啊。”

芦芦惊讶地仰起头来。怎么，她也要摇小船接他上学？她……这个高高大大的小玲老师？不，她跟刘老师不像，一点点也不像。可是，她说了，她要接他上学，真的。



芦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想,是不是应该站起来呢?他扭过身子去拿双拐。谁知道小玲老师一把拿了过去,凑在胳膊底下试了试,说:“哟,倒还挺合适。可惜太原始了,做辆手摇车多好!”

芦芦没有作声。

小玲老师又问他:“你是怎么跛的?生下来就这样吗?还是以后病的?”

芦芦最怕人家提这个“跛”字,大家也知道。村里的大人孩子,学校的老师同学,从来不当他面问这些的。这时,他一下子涨红了脸,伸手把双拐夺过来,瓮声瓮气地回答说:“不知道。”

小玲老师愣了愣,眼皮子眨巴了几下,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笑了笑,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羊”头上:“嘿,芦芦还讳疾忌医呀。告诉你,我还准备给你扎扎针的呢,也许能好点儿。你别不信,真的,我会扎针。等有空,我问问你妈就行了。你不说,你妈总肯说的吧?”

瞧她说得多自在!一口一个“跛”,一口一个“病”,芦芦真受不了。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她总是那么细心地替芦芦考虑一切,从来不肯让芦芦受一点委屈。唉,刘老师你可知道芦芦想你吗?

芦芦眼巴巴地盯着那只小船,心里有些酸酸的。他又想哭了。新的总不如旧的好,真是这样。芦芦心里跟刘老师的那段情意,好像怎么也割不断了。

别扭归别扭,上学还是要上的。第二天,芦芦早早地就坐在“山羊”背上,而太阳刚一露脸,小玲老师的船也到了。小玲老师也把他驮在背上,往船上走。小玲老师的背是宽宽的,叫人趴着很实在,不像刘老师,又小又瘦,芦芦总是提心吊胆,生



怕压折了她的腰。可是,就这样,刘老师还硬是要天天背他上船。小玲老师用五分力气,刘老师就要用十分力气呢。芦芦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留恋起刘老师来。

小玲老师把船撑进河心里了,她好像还不太会使竹篙,深一下浅一下,小船也就东一拐西一扭,让人心里怪害怕的。可是小玲老师不在乎,她挺使劲,也挺高兴。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红扑扑的,亮闪闪的。“刘老师没有她模样好。”芦芦在心里承认说。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芦根。“对了,这是新鲜玩意,小玲老师一定没有尝过。”他伸手到书包里,掏出一截雪白雪白的芦根来。

“小玲老师,给你尝尝。”

“什么?”

“芦根。”

小玲老师笑嘻嘻地接过去,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好吃吗?”

“好吃,比梨还甜呢。”芦芦很热心地告诉她。

小玲老师笑着摇摇头,把芦根又扔给芦芦,说:“别吃这个,不卫生。这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寄生虫呢。”

芦芦一下子委屈极了。她不要芦根,还说不卫生。她瞧不起我们。刘老师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刘老师总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去,一边嚼,一边眯缝着眼睛笑。她从来没有嫌我们不卫生……

芦芦伤心地转过身子,把芦根悄悄扔进水里。雪白的芦根贴着船帮犹豫了半天,才一步三回头地漂远了。跟着,“叭嗒”一声,芦芦的眼泪也落在船帮上。他想,真不该坐她的船,我们在她眼里算个什么人呀?她根本就瞧不起我们。不像刘老师,刘老师在这儿插了好几年队,心全都贴在我们身上了,



她不，她不是我们的人。

芦芦再没跟她说过一句话。整整一天，他在学校里，放学回到家里，都没有开口。他的拗脾气又上来了。

第二天，他没有到河边等船。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劝他，拉他，他躲在屋里，死也不肯走。后来，他听见院子里有人跟妈妈说话，细一分辩，竟是小玲老师的脆嗓门，没想到她追到家里来了。

小玲老师一边跟妈妈说着什么，一边还咯咯地笑。完了还大声嚷了句：“这个小心眼儿！还是个男孩子呢。”

妈妈叹着气说：“这孩子从小就受不得一点委屈。唉，也难怪，残废的孩子嘛，少只脚，多个心眼儿。”

小玲老师说：“这样不好。将来工作了，还总要捧着哄着呀？”

妈妈说：“不肯坐你的船了，这怎么办？他爸是队长，又没工夫送他去。”

小玲老师咚咚地走到窗前，扒着窗台喊：“芦芦，芦芦，再不走，要迟到啦。”

芦芦缩在屋角，动也不动。

“哪来这么大气性。”小玲老师说，“算了，算我不好，认个错，行了吧？”

芦芦心里想：这算什么呢？哪有老师向学生认错的，这不是在要我吗？

“芦芦，你真的不走呀？”小玲老师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有些垂头丧气的，“我真让你伤心了吗？我可是个粗心眼儿，我不懂别人的心思。唉，谁知道呢？也许真该学点儿心理学。”最后一句话，她是对自己的。

芦芦还是没有说话。可是他的心有点儿不自在了。他向



来是怕软不怕硬的，自己受不得委屈，也看不得别人受委屈。

小玲老师在窗外说：“好吧，你不出来，我就坐在门口等。我不去上课，让你的同学们都等着你。好吧，只要你过意得去。”

芦芦想不到老师还会来这一招。他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这算什么呢？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

妈妈在外面着急地说：“芦芦，你这个死心眼儿的孩子，真要把老师气坏了呀？老师不骂你，你那些同学都要骂你呀！”

芦芦坐不住了，拿起双拐，塞在胳肢窝下，一步一步挪出屋门。小玲老师连忙抢上前，高高兴兴地驮起芦芦：“芦芦，你是个倔脾气，我也是倔脾气。你到底没有倔得过我。走吧，咱们上学去，大家都把这件事忘了，好不好？”

芦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趴在老师背上，蒙蒙眬眬想：这个老师跟刘老师太不一样了，刘老师八辈子也不会说出这些话。这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又叫人伤心，又叫人喜欢。唉，谁知道呢，一人一个样子，真怪……

小玲老师天天用小船来接他。她还是用竹篙把船撑得往前一蹿一蹿的，不是没学会，是她不喜欢那么稳稳当当地走，她说这样有意思。她也唱歌，不过不是轻声哼越剧。“越剧有什么味道？软绵绵的。”她说。她喜欢扯开嗓门唱：

乌苏里江味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

歌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在河面上飘荡，好听极了。芦芦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这叫《乌苏里江船歌》。郭松唱的，棒极了，我最爱听。郭松，歌唱家，知道吗？”



芦芦摇摇头。

“哦。”她很失望，不过马上又高兴起来：“没关系，你还小，以后会知道的。你记住，音乐是个好东西，它能钻进你的灵魂，陶冶你的性情。可惜你生活在农村，要不然，像你这样的情况，学点乐器倒是很好的。”

芦芦心里有些羡慕，又有些伤心，小玲老师真能，她什么都知道，一天到晚总是高高兴兴的。可爸爸一天到晚念叨的是庄稼、副业，妈妈总惦着她的鸡、羊、纺车。我呢？我将来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像小玲老师，还是像爸爸妈妈？不，像刘老师也好，她是另外一种人，不声不响的好人，她是为别人才活着的。

晚上放学回家，要是天还早，小玲老师常常会冷不丁一下子跳进水里，溅起一尺多高的水花，把芦芦吓得心怦怦乱跳。然后，小玲老师一个猛子扎出去老远，又一个猛子钻回来，绕到船尾，一手推船，一手划水，眼睛眉毛都在笑。夕阳把她头上的水珠映得五颜六色，像戴了一头漂亮的首饰。碧绿的河水托着她的红花衣服，像是河里猛不丁冒出一朵特别大的荷花似的。这时，芦芦就觉得，似乎连这小船，这河水，这岸边的土地，都要活起来了，跳起来了。哦，在芦芦的生活中，原来也有这么快活的时候。

芦芦渐渐喜欢上了小玲老师。不过，他不是个无情的孩子，刘老师的影子还占着他的大半个心灵。生活越是愉快，他越怀念她，怀念那张娴静的面容，那些温柔的话语。“要是刘老师也会游泳多好！”他坐在船上，一边看小玲老师游泳，一边难过地想，“要是刘老师学会了游泳，就不会淹死了，她死得真冤枉。人家劝她学学来着，可是她总是红了脸，说不好意思，怕人笑话。唉，小玲老师要是早些日子来就好了，刘老师会有



个伴，还有个教她的人。现在一切都迟了，迟了……”

小玲老师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总是那么热心地张罗一切，好像校内校外什么都要归她管似的。

有一次，她问芦芦：“你们村上学的孩子多吗？”

“多呀！”

“都在哪儿上学？”

“村里没学校，他们上学都要绕好几里路呢！”

“不会用小船？”

芦芦笑起来：“哪来这么多小船。就这一只，还是刘老师好不容易跟队里求来的。”

小玲老师“哦”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她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沉思的神情，这是芦芦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过了几天，她用小船送芦芦回家的时候，显得特别得意和兴奋。她扯开嗓门，把《乌苏里江船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船快靠岸的时候，她丢下竹篙，一把搂住了芦芦，说：“芦芦，芦芦，我给你们办成了一件事。”

芦芦说：“学校？”

她叫起来：“哎呀，你这个精灵鬼！怪不得你妈说你多个心眼儿。我跟你说，公社已经答应啦，在你们村设个分校，我来教你们。明儿我要搬到你们家住去。回家记住跟你妈说一声，知道吗？”

芦芦结结巴巴地说：“哎呀，哎呀，真的吗？”

小玲老师得意地晃晃脑袋：“当然啰。你不知道，公社领导可不是好说话的呢。不过我这人是个倔脾气，他不答应，我就跟他没个完。我也有支持的人呢，我拉了你们大队支书撑腰去了。哎呀呀，不说了，不说了，反正，如今的事情啊，不来点硬的就办不成。”



芦芦咧开嘴笑着。他心里真高兴，以后不用再坐小船上学，不用再让老师来接了。他也替村里的伙伴们高兴，别的不说，以前，他们到别村上学，一碰着下雨，不摔成泥猴儿回来才怪呢。这回好了，大家都可以在家门口上学了。今晚回去，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想想吧，他们会乐成什么样儿呢！

小玲老师背他下了船，又返回去把双拐给他拿过来。芦芦走了几步，还没走到“山羊”那儿，忽然转过身，踉踉跄跄地奔向小船，把双拐一丢，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小玲老师吓得慌了，抱住他说：“芦芦，芦芦，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芦芦没有说话，他抽着肩膀，眼泪像小河一样地顺着脸颊往下淌。他想起了刘老师。刘老师当初也说过，要在他们村里办学校。她也找了公社领导，听说公社领导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困难，她生了一阵气，就不提了。唉，刘老师，你太好说话了，你太和善了，要是你也像小玲老师一样倔，你怎么会死呢？你是为芦芦死的，芦芦这辈子也报不了你的恩啊！

小玲老师在芦芦身边蹲下来，轻声说：“芦芦，告诉我，是不是又想刘老师了？”

芦芦哽咽着点点头。

小玲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芦芦，我知道，你心里常常想念刘老师的，我看得出来。你一想她，我心里就难受，我就要想，是不是我没把你照管好呢？我哪儿让你不顺心了呢？芦芦，刘老师死的时候，我刚刚师范毕业，我要求到这儿来的，我发了誓要继承她的事业。芦芦……你知道吗……刘老师……她是我的亲姐姐……”小玲老师也哭了，她紧紧抱住芦芦，滚热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芦芦脸上。

芦芦愣住了，他透过泪水，像傻了似的盯住小玲老师的



脸。“姐姐，亲姐姐……”他哆嗦着嘴唇，半天，突然动情地喊着，“姐姐……小玲老师，你们都是我的亲姐姐！”

他们互相紧抱着，久久地坐在河岸上。轻风吹动河水，小船在他们面前轻轻摇荡着，像他们小时候睡过的摇篮。哦，小船，小船，你知道吗？再不用坐着你去上学了，再不用你往返辛苦，再不会有从你身上掉下来，掉进河水……再不会，不会了。



## 当我还在童年

我永远记得童年时候的一件事。虽然已经那么遥远，那么微不足道了。

那时候，我大概是五岁。我穿着一套神气的小海军服，两根蓝色的飘带在脑后飞呀飞的。我快活，也淘气。奶奶有时烦了，就把老花眼镜一推，说：“门口玩去！”这就是我最最幸福的时候了。我像个自由的小鸟儿一样，睁着好奇的双眼，飞到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中。

我们家门口有一大块空地，在小城里，这也是唯一的自由贸易场所。每天，从一大早开始，这里就挤满了卖菜的、烤红薯的、敲铜皮的、补锅的、修鞋的、吆喝“破布头换钱”的，五花八门，热闹极了。一直到下午，大家都收了摊子回家，这里才安静下来，好像这个小小的广场也需要休息，需要喝口水、喘口气似的。这时，我就再也不想往外跑了。

有一天下午，忽然来了新鲜事。空荡荡的广场上，不知怎么挤着一大堆人，笑着，闹着，还吆喝着从左邻右舍搬出来长凳子、小椅子。我心里痒了，像几只小螃蟹在“索索”地爬。我真想出去，跟那些快活的大人们挤到一起。